

織

上

織

工

德國霍脫邁著  
陳家駒譯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1207737/11



劇中人

屈賴息格(絨布廠長)

吳海法(管理員)

紐邁(會計員)

學徒一人

約翰(馬夫)

女僕一人

佛撒而(店主)

雅娜佛撒而

旅客一人

樵工一人

何理希(破布商)

屈賴息格手下的人

屈賴息格夫人

萬賀爾(屈家的教師)

克得爾好史牧師

克得爾好史夫人

海特(巡長)

庫啓(巡警)

佛撒而奶奶

費剛德(木匠)

農工一人

司蜜脫(軍醫)

未滴希(鐵匠)

織 工 劇中人

織工

白格爾

莫理知夏格

卜麥老老

卜氏母

卜珮德

卜愛瑪

弗立知(愛瑪的子四歲)

奧格司卜麥

恩叔吉老老

罕立溪奶奶

薛爾司老老

薛氏母

高脫立白薛爾司

路易史(高脫立白的妻)

蜜兒(他們的女六歲)

賴邁(織工)

海巴(織工)

織工妻一人

(一羣男女老少織工)

以上四十人扮演。地點在烏倫比格裏卡西巴黑，彼得司華渡，及蘭根比羅三處。

## 第一幕

粉白房一大間，在彼得司華渡屈賴息格家的樓下，那是織工繳布匹的處所，也是收藏粗絨布的地方。向左是幾扇沒窗帘的窗門，在後牆裏有一玻璃門，向右是另一玻璃門，男女老少的織工正由此門進出。沿三面牆上都排着收放絨布的架子。靠右牆設一長條凳，凳上已有幾個織工攤放了他們的布匹。按各人到的先後順次將布交給屈賴息格的管理員吳海法檢驗。吳帶着規尺及顯微鏡立在一張檢驗布匹的大桌後面。當吳海法驗過合意了，織工將那布拿到一個學徒所管的天秤上去稱分量。這學徒就將那收下的布放到架上去。於是吳海法向那坐在一張小桌邊的會計紐邁喊出每次應付的價值。

那時候正在五月底酷熱的天氣。時鐘正打十二點。大半等候着的工人都像立在法庭之前，延頸切望，大有關於生死判決的情景。他們還現出畏畏縮縮乞憐的神氣，顯然已不知受過

了多少屈辱，而以困苦不堪之故，已養成毫無振作之習氣。并且各人面上都帶着愁苦慘淡的形容。那些男工人都脫不了萎靡寒酸的神氣。多半是聳肩曲背，憔悴可憐的——因為他們在機旁坐多了之故，腿也彎曲不能伸直了。那些女的一眼望去倒少些特性。她們都是羸瘦污濁不堪的，反覺那些男工還有些可憐的自尊心；他們的衣服破爛得七零八掛，到是那些男工的衣服拼拼補補還像樣些。有幾個年輕的女子雖然是面黃如臘，骨瘦如柴，愁眉苦眼的，却仍未失其一種天然的風姿。

紐邁（正數着錢）這是八毛五分。

織工妻（三十來歲，容貌枯瘦，顫抖着手拿起那錢）多謝您，先生。

紐（見她不走開）怎麼啦，這次又錯了嗎？

織（戰抖着，求懇的神氣）先生，您想我可以預支一兩毛錢麼？我等用得很快呢。

紐 我等用幾十塊錢呢。要講等用的話！——（已只顧他自己數給另一織工的錢，稍停一刻）預支的事是屈先生管的。

織 那末先生，我可以見見屈先生對他當面說說麼？

吳海法 （現在是管理員，以前也是織工。他那態度還不錯，不過吃得肥，穿得好，修飾得乾淨；并且聞鼻煙的癮很大。他粗聲的喊）屈先生要把這些小事都親自管到，也忙不過來啦。那還要我們幹什麼？（他量了布，再用顯微鏡察看）噯，真要命啦！這什麼風啊！（帶上厚項巾圍着他的頸）無論誰進來，把門關上。

學徒 （高聲向吳海法）像木石一樣的人，您還對他們說什麼。

吳 對了——稱啊！（那織工將他的布匹放在天秤上）你還不知道你自己的事該怎麼做的呢！又滿是疙瘩。……這個布我實在是不必看啦。你還自稱爲織工呢，剛才你在那邊還「大吹其牛」呢！

（白格爾進。一個年輕力壯的織工，鹵莽而兼勇敢的神氣。當他進來的時候，吳海法，紐邁，和那學徒彼此丟了個眼色。）

白 倒霉的事！這是汗血做出來的工，一點兒錯不了的。

第一織工（低聲）這火坑裏算是天堂嘍。

（卜麥老老由那右邊玻璃門擠進，從那門裏可以見到許多的織工，肩擦肩的站着等輪到他們的次序。這老老跟踰向前把他的包裹放在那條卽在白格爾旁邊的凳上。他就在包旁坐下，拭他臉上的汗。）

卜 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方也應該休息休息啦。

白 休息是比錢好呢。

卜 是呀，可是我們也得要錢才行啊。你早呀，白格爾！

白 早呀，卜老丈！不曉得我們在這裏還得等多久呢。

第一織工 那算什麼？做了織工在這裏別說等一點鐘，就是等上一天，有什麼法子？他還想幹別的什麼事嗎？

吳 那邊別鬧啊！我們自己的說話都聽不清啦。

白（低聲）這總算是個倒霉的日子得啦。

吳（向一個立在他面前的織工）我對你說過多少次教你帶乾淨點兒的布來。這是什麼爛貨？又多疙瘩又有草。還帶這許多的齷齪。

賴邁 先生，這是因為沒有新鉗子的緣故。

學（稱了那布）分量也差呢。

吳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織工。把這些紗發給他們我真不願意。在我當初的時候可不是這種情形！要有像那樣的貨繳給主人，可就要你的好看啦。那時候做買賣的情形與現在是不同的。一個人總得知道他自己的生意的——那是過去的事了，現在可別想啦。賴邁，五毛錢。

賴 但是那裏邊有一磅應當可以作為消耗的呀。

吳 我沒有工夫。第二個人來——看你的怎麼樣？

海巴（將他的布匹放在桌上。當吳海法察看的時候，他走近他旁邊；很懇切低聲的說）吳先生，勞您駕，請問您先生，我上次預支的錢在這禮拜的工錢內可以暫且不扣麼？

吳（量布并察看工作；嘲笑的說）好！曉得你下次又怎麼樣啊？這布看起來又像緯線黏過了絡

管兒似的。

海（接下）先生，下禮拜我一定不讓有一點錯兒。上禮拜是因為我有兩天的公役不能不去服務的。並且我的內人病在床上啦……

吳（把那布匹交去稱）又是一匹真好的材料。（已在察看另一布匹）這是什麼絨邊！這裏寬啦，那裏又窄啦；這邊的緯線抽得多緊啊，那邊的經線又放得多鬆啊。這一寸之中至多不上七十八根緯線。其餘的還說什麼？你這個工算是誠心做的嗎？像這樣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。

（海巴忍住眼淚立着，卑屈哀懇的神氣）

白（低聲向卜麥）你想要那個混蛋說好，除非把你自己袋裏的錢掏出來給他做額外的紗錢才行。

（織工妻還立在那賬桌旁邊候着，不時的四面觀望想乘機懇求，現在仗着胆再上前去。）

織（向那會計員求懇）先生，您要這一次不准我預支些錢，我不知道怎麼得了啦——唉天哪，天哪！

吳（遠遠地喊）這個事哭也不成，喊天也不中用的。在別的時候你就不想到天啦。你就上茶坊酒店裏去找你的男人，看他可是常在那些地方偷懶。我們不能預支錢的。我們的一個大都得交賬的。這不是我們的錢。勤快的人就知道做活，他們才真能敬畏上天呢。他們也決不要預支錢用的。現在你該明白嘍。

紐

比羅織工就能得了四倍的工錢，他一刻兒工夫也就浪費完啦，還得背上許多債呢。

織

（高聲，彷彿求大衆公論似的）沒有人說我是懶惰的，以前我雖然懶過，現在我可不能算懶啦，我曾小產過兩次。說起約翰來，他也是個可憐蟲。他在石爾羅不過替人管管牛羊，有什麼好處，并且：一個人總祇有一個人的力量啊。我們祇能盡我們的力量做工啊。近來許多個禮拜我到了夜很深的時候還做工呢。我真好比快要淹死的人，有一點氣力總想拼命的往水上面穿的。可是吳先生呀，您可憐可憐我吧。（懇切委宛）求您賞我一兩毛錢，下次工錢上扣除可以麼？

吳

（不睬）費突拉，五毛八分。

織 祇要一兩毛買買糧食的錢。我們沒有別的法想啦。我們零零碎碎的賬已經欠得很多啦。

紐 (半莊半諧的向學徒說)「織工妻，養小孩，一年養一胎。」

學 (隨着附和他的韻，帶唱的說)「今一胎，明一胎，都是不成材。」

賴 (那會計給他的錢他不拿)每匹布我們向來得六毛六分的。

吳 (遠遠喊)賴邁，要是我們的規矩你不合意，你說明就得啦。織布工人多得很呢——像你一樣的更多。十足的分量我們才給十足的錢。

賴 那分量怎麼會弄錯了……

吳 你帶來的布要是沒有錯兒，我們付的錢也沒有錯的。

賴 這次的布可不能說疙瘡太多啦。

吳 (一面察看布)你想吃得好，總須織得好。

海 (曾經立在吳海法旁邊，想等候個好機會。他聽吳說了這句妙語，向他笑了笑，再上前稱呼他)先生，請問您，我所預支的那兩毛多錢今天暫且不扣吧？我的內人自從二月到現在還病

在床上呢。她一點也不能幫我動手做活，我還得給繞絲女孩的錢呢。所以……

吳（拿了一撮鼻煙聞一聞）海巴，你想我除了你別人全不用管了嗎？別人也得輪着次序的呀。

賴 那個紗線一給了我就帶回家去，纏在機上啦。怎教我交出比拿去更好的紗線來呀？

吳 你要是不願意，你可不必再來。來的人正用不了呢。

紐（向賴邁）你的錢不要了嗎？

賴 這樣的工錢我真不好意思拿。

紐（不再睬紐邁）海巴，五毛減去兩毛五分的預支賬，還賸兩毛五。

海（走向桌邊，看看那錢，搖搖頭彷彿不信他自己的眼睛似的，於是慢慢地把錢拿起）好，我向

來沒有過！——（嘆口氣）咳，可憐，可憐！

卜麥（望着海巴的臉）是呀，弗朗子，可不是嗎？真真的可嘆。

海（氣塞難言）我家裏有個女孩兒也病倒啦，她還要點藥吃呢。

卜 她怎麼病啦？

海 你想，她老是那麼病殭殭的。我不知道爲什麼：我不妨告訴你聽——她早就得病啦。那是個血症，這裏，那裏，到處的出血。

卜 那總是這樣的。但願個個人都窮到頭，病到死完事。這是沒有法的，也就是不得了的事。

海 卜老丈，你那包裏是什麼？

卜 我們家裏一口兒飯也沒有膽啦，所以我把我們的一隻小狗拿來殺啦。這到不算狠心的事，因爲這可憐的畜生已經是餓得半死的了。從前是多好的小狗兒呵！我自己不能殺他。我不忍做這個事。

吳 (已驗完白格爾的布匹——喊) 白格爾，六毛二分。

白 那個錢是你吃飯的吧？不是工錢。

吳 你們算清了賬的該出去啦。我們這地方都轉身不過來啦。

白 (向那些立在左近的人大聲說) 這算什麼，簡直是給吃飯的錢。一個人日日夜夜的埋着頭，曲着腰坐在那腳板上，對着那織布機做苦工，每晚上總是困得要死，白天裏又是熱得要命，臨

了來他竟布施我六毛來錢！

吳 這地方不准胡鬧。

白 你想你這一說，我就不敢開口了嗎？你可想錯啦。

吳 （大喊）好，等一忽兒看罷！（衝向那玻璃門去，對那辦公室裏喊）屈先生，屈先生，請你到這裏來一趟可以麼？

（屈賴息格進。大約四十歲，肥胖身體，氣喘喘的神氣。外貌嚴厲。）

屈 什麼事，吳海法？

吳 （懷恨的說）白格爾說他要在這裏胡鬧。

屈 （走上前，把頭一扭向白格爾瞪一瞪眼；他的鼻孔裏氣噓噓的）哦，居然有這個事——白格爾。（向吳海法）可就是這個人麼？（那幾個夥友都點頭）

白 （傲慢）是呀，屈先生，是呀！（指他自己）就是這個人（指屈）那也是一個人呢！  
屈 （怒）噲，你好大胆啊？

吳 待他太好啦。他簡直的肆無忌憚啦。

白 (坦然) 不准開口，你這不要臉的東西。你的媽一定是被鬼迷啦才生了你這種沒出息的兒子。

屈 (大發雷霆，大聲呵喝) 不准開口，你這東西，不然就：(他顫抖抖的上前幾步)

白 (立着不動) 我不是蠻子。我聽得很清楚的。

屈 (鎮靜他自己，以凜然自尊的態度問) 這個傢伙可不是在那一黨裏的？

吳 他是個彼羅織工。現在鬧什麼事，他們一定在內的。

屈 (顫抖) 好，我警告你一下。若是再有像昨晚的事發生——一羣無賴小子打我窗前過去唱

那歪歌兒：

白 你意思可就是『萬惡官吏麼？』

屈 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得。我告訴你，若是給我再聽見了，我可要把你們拿住一個啦，我就——

你要留神啊，我不是說玩笑的——把他送到官廳裏去啦。並且若是我查出來誰是做那渾賬

歌的人：

白 那是個美妙歌兒，美妙極啦！

屈 還有句話，我得叫巡警在那地方看管，那是很容易的。你們年輕的我將要減少你們的工啦。我已經有了好些工人沒有像現在一樣的，好的多呢。

白 這話我到相信。真純良的廠長一轉身的工夫就可以僱得二三百工人的——馬上把他吞吃啦，連骨頭也不賸一根。他有四個胃跟牛一樣的。他的牙齒跟狼一樣的。所以他是不嫌多只嫌少的。

屈 （向他的夥友）我們的工別再給那人做啦。

白 這於我們反正都是一樣：不餓死在機旁，就餓死在路旁。

屈 那末你出去啊，馬上得出去啊！

白 （堅決）工錢不能不要啊。

屈 紐邁，還得給他多少？